梁訥齋集 一
共三

訥齋集目錄

卷之四
奏議

卷之五
雜著

古今詩

訥齋集凡例

一 世祖八年公請設奎章閣 世祖善其言而未及行 當宁踐作之年丙申始建奎章閣以奉 列聖御製設官藏書多用公議辛亥 命閣臣求公遺稿於後孫仍考 國乘傍及諸書斷簡殘編靡不徧搜裒成六編凡例悉經 睿裁 御製題弁其卷 命內閣原任直提學李秉模書之原任提學李福源爲之跋以建閣之議權輿於公而二閣臣首膺閣選故也

一文集序次之例先詩後文而公之述作專爲經濟實用文章乃其緒餘故首奏議次雜著次古今詩倣李文襄之芳集例序記書箋頌幷屬之雜著

一公之制置方略多在邊圉尤宜備載而北方備禦初䟽十五策二䟽三策三䟽四策及便宜十八策目存文佚故列之目錄而倣朱彞尊經義攷例書佚字於各目下白雲洞記覲祀文廟頌平朔方頌倣此

一先廟賜詩及諸賢詩文之屬於公者彙成

別錄事蹟之散見諸書者輯爲遺事附於其下各條注其書目

一手筆五葉得之後孫名臣墨蹟亦堪珍惜并摹勒卷末

一抄本間多脫誤塡補靡稽則輒書鈌字字句之不可通解者亦無以考正姑從原本以存闕疑

一公之詩謨制作實爲我 朝名碩文獻之始家集六卷見於徐居正家乘記及金烋海東文獻錄奏議十卷亦見於家乘記此其全書

而今皆散佚不可考惜哉
一閣之設十有六年拜職者凡三十人皆於公
爲外裔 上異其事識于弁卷之後仍 命
博攷世派彙成一譜諸閣臣各藏于家

御製題璆訥齋奏議

雜著古今詩卷

嘗聞之矣立制非難

經制難創之者難為

智成之者易于神明

此之謂歟始予置奎章閣或曰立劉須遵本朝何必宋朝云爾乎予曰諾遂取大提學文襄公梁誠之所

以獻于

先廟光廟所以丕稱其可行者以諸之然後廷議咸而閣制立則是閣之經制者文

襄而今特神明之耳

其爲有功於閭也不

亦蔑乎然閭之設且

十有六年未聞以絳

制之故實歸以謝之

於文纂者予是之概
命閣臣精采公私載
籍裒輯其奏議雜著
古今詩若干篇附以
附錄而鋟板行於世

文襄平生好有閑之學乃朝章國典兵農地理刑獄因革之大端闡揭解剖懸之爲朝廷言故當時之論

往往以為儲與庵治
而事敎之食於後世
如清醠之奉來耜冠
囊之起杼軸讀之者
可自知之也夫言莫

貴於有驗文莫棄於
無微彼藻繪典冊摭
比聲律捶齒牙而樹
壇墠者非不蔚然修
觀也此蓋博士弟子

之所務非君子之言
之意雖多亦何與於
實用哉我國家升平
綿遠涵養積累深仁
久道億世未艾而先

王遺制將次第有立

然則斯卷也固經制

之左鑑而閣制特其

權輿姑書卷首以待

後人 自建閣設官題名者凡三十人皆於文藁爲汁

喬也奇矣提學黃景源李福源
徐命膺蔡濟恭李徽之金鍾秀
俞彥鎬吳載純趙璥李性源鄭
民始直提學徐浩修沈念祖鄭
志儉徐有防朴祐源李秉模金
熹金載瓚直閣金勉柱徐鼎修
徐龍輔鄭東浚鄭大容李晚秀金
尹行任徐榮輔待教李崑秀金
祖淳沈象奎其爲十世者一爲
十一世者九爲十二世者八爲

十三世者十爲十四世者一爲十五世者一云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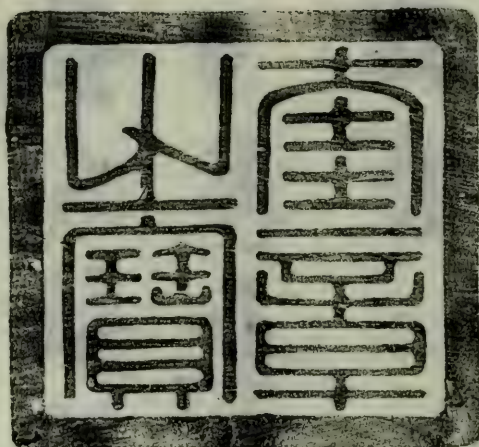
上之十五年章彦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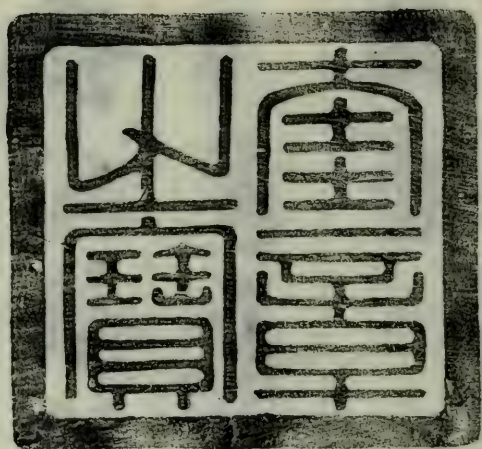
夏資憲大夫禮曹

判書兼知 經筵

事弘文館提學同

知成均館事 奎
章閣檢校直提學
臣李秉模奉
敎謹書

奎章之寶

訥齋墨蹟

夢庵權公諱晛字晦之安東人早登第旁官至密直提學謚文清公天性廉勤精明耿介不苟合嘗有遁世之志而忠憲公強留之仕旣老遁入禪興社剃髮默坐公之子

訥齋墨蹟

夢庵權公諱昍字晦之安東人早
登第官至客直提學謚文清公天
性廉勤精明耿介不苟合嘗有
遁世之志而忠憲公強留之仕旣
老遁入禪興社剃髮默坐公之子

文正公菊齋溥馳謚大笑夢庵公
筭曰將復鬚髮我耶此予素志
也事見東史公之考翰林學士忠憲
公諱祖樞密副使守平高宗甞人
也公之子曰溥孫曰昌和公湖亭準
曽孫曰贇成玄福君廣玄孫曰僉

議良孝公鎬於我為外曾祖也外王父惕府尹槐亭公諱湛娶判尹橫城趙茂女亦甲族云爾

庚午月日 外裔梁誠之記

敬次

忘世亭主人韻

十年宦海笑歸來半世所知
許酒盃春去殘花飛滿榻雨
過垂柳拂侵堪風塵白髮功名
薄朝暮青山醉夢迴此老心
情誰獨識滄波鷗鳥不須猜

成化丁亥四月之初吉訥翁梁誠

直書牧堂之字

嘗屢蒙相仰慰區區識之腆象

恐爲戕仍縱耙床席莫犯

只以力知行僕之　書中嘐語不足矣

以純識爲名字命修來純識功無可與系

同參之人必以純識名字責郁指敎邑

苦待來同從何果然望 經夕得伴庶

伴手錢不盡爲惟

益此上狀 上日 歲末識之孫

若識姓云

寒中能甚佳 時事萬爲此無伴錢

以為老來長錢孫後無鄉日御前

重書紙寫之字
嘗展翫如仰然足見識之體象
壽碩張伯緩銀床歸兄
學力知行僕之 書中喻語至危矣
以純識爲名字命保余純識功至可與余
同余之人必以純識名字志郎 特致意

芳信兼園種日果然呈 然上若何清齋
清手錢不買此堆
登之上陽林 六日 歲末識之祥
登職雅云
當寓能遠 清年草寫此兩綠棒
嘗春來長鐵綠深長鄉日御嘗來何

如至非步縱此乾之看得亦雖從言

至恩同極正歲如何咙盡之所同

覺之深意正大矣獨悟覺可悍

橫肆山川遄奚事打胡不如此孔子之

詠林爲人經經之甚勁何以為之

筋力組綬大字之了無外國憲紙

臣嘗與聞寶鑑次輯得
以徧觀 國朝名臣奏
議惟訥齋梁文襄公誠
之所奏最多蓋公歷事
六朝屢掌館閣以淹貫之

學有懇款之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宜其中行之箴不勝紙載而今觀斯集一何妙也慕齋金公撰公碑銘曰奏議十

卷乖匿之序亦曰八卷
而見存者僅為十數道
豈後昆寢微間仍兵燹
散佚而莫之收耶然即
其見存十數道而筐羅

者廣援据者詳如建大
廈錐朱拖鑢墨斤斧而
木石已具間架略定且
其為文指事直陳明白
坦易絶無雕繢鉤棘之

習盛世文風可以想見
而公之學識經綸亦可
以嘗一臠知全鼎也
聖后右文東方名碩之隻
字片語皆經乙覽而

搜公遺稿　特命鋟梓罷以弁卷之文者蓋將黜浮華貴實用而敦閣之議有契　淵衷行其言而思其人也公之獻

義例之推廣節目之責

餙又多公所手及言而

輒 敎曰斯乃文襄之

功 聖人樂成美之德

臣宗欽仰而公之曠世

遣還何其盛也漢之魏
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
章奏賈誼董仲舒等所
言多奏請施行今之世
無魏相而斷自 聖心

擧而行之又推其功重
其文使斷爛之餘被雲
漢之光以公而視漢數
子尤榮矣臣 於設閣之
初猥得厠名而寥寥十

六年無一言仰贊聲明

愧文襄多矣承 命書

跋不覺汗顏云

原任 奎章閣提學大

匡輔國崇祿大夫行判

中樞府事臣李福源奉

敎謹跋

訥齋集卷之一

南原 梁誠之 著

奏議

請罷行城兼備南方 己巳五月二十八日以集賢殿副校理上

臣竊惟人爲天地之心民爲邦國之本盖民之心有所未安則天地之氣爲之不和而邦本亦隨以危矣恭惟我國家自癸丑以来西事始殷沿江一帶增置郡邑議建行城役東西兩界江原黄海之民而築之轉南方三道之粟以濟之實之以入居之戶戍之以南界之兵邊釁一開

而舉國騷然寃怨之氣上蒸于天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而興也臣請詳陳其略臣聞築城之地平安道六十餘息咸吉道十五六息咸吉之功幸而過半平安之事則十未一二焉一年三數月間役至數千萬人其所築不過一二息以此推之畢築之期不可以數十年必也今十年之間數道之民流離死亡者不可勝計若至於數十年則其爲害可忍言哉且城雖成苟不修築則一兩輒圮與不築無以異也若以有限之民力隨毁隨築於無窮則臣恐吾民之患亦無

窮矣是則城無畢築之期而畢築之日卽皆圮毀之日也若曰城雖圮毁疆域之限可考則是大不然鴨綠江者所謂天下三大水之一而襟帶於國之後門城雖高孰與長江之險哉况西北一隅地連遼瀋其待之之道不可以他道之例而爲之也今大臣奉承而不盡陳小臣畏懼而未敢言間有議之者皆指爲常談而不之察於一身自爲計得矣如吾民何如國步何若此役不已則兩界之民曾不出十年轉爲溝壑散而之四方者十之九矣此生民大弊 宗社大

計豈可以　上意堅定而不之言業已爲之而不可止爭在今日而更張則猶或未晚若勉強爲之而至於後日則民之困愈甚而國家之事非矣獻議者必曰秦之長城一時之害萬世之利臣愚以謂在後世則果有益焉在秦國則何如也爲後世之利而不顧　宗社生民之憂可乎借曰行城之築高句麗及前朝皆已爲之然水旱凶荒之灾豈有如近日之甚而爲之哉彼必曰築斯城也則敵人之去也必有所窒礙其退也有所碍則其來也必不敢輕進臣以爲行

城者所以備小盜也非所以制大敵之具也小敵之來則一邊帥足以禦之而賞罰以勸懲矣不必行城爲也至於大兵萬萬而來或東或西或屯或行分道突入則行城不足以阻之口子豈能以當之哉必雄藩巨鎭良將勁卒或持重以固守或據險以邀擊或淸野以待或設伏以誘或邀擊其歸路或出師以禦之多方以誤之掎角以制之而已何有於行城哉爲今日之計莫若亟罷行城之役而撤沿江口子及新置小邑其軍民糧仗幷聚江界等三四要郡而爲之

關防則彼長江之限於境上者如古而江邊之民亦在吾封域之中矣邊將率精騎時時馳獵於其間而警察之則彼不敢以江邊小邑爲其資而侵犯亦不敢竄宂於其中矣於是東路則以江界爲藩籬以熙川大嶺爲咽喉而以寧邊爲之重鎭西路則據義州鴨綠之險守安州清川之衝而倚平壤爲一道之根本則兵全力完處置得宜南界之軍不必戍也入居之事不必賴也仍遣使臣布告德音給復三四年則吾民休息於生生之中而永被 聖明太平之治矣

且南方之事最有可議者焉盖金海等處降倭千百爲羣来止海上一此一彼軍情虛實地理要害無不知之若萬一有變則彼必爲之鄉導而爲賊矣其爲患豈淺淺哉生民之害南北一也願 殿下謀及將相諭之以大義啗之以厚賜願留者移之內地其不願者慰還本土永絶後日邊境之虞而無使如今日之北方則國家幸甚斯民幸甚

備邊十策

定廟謨 選士卒 擇將帥 儲粮餉 備器械 繕城堡 定關防 壯根本 先自治 議行城 待倭人

○庚午正月十五日以集賢殿

副校理ヒ

一定廟謨盖天下之事莫先於定計計不先定萬事之所由敗也今北方之事或云方今太平何有外患或云達達遠在數千里之外何與於我臣竊觀元太祖之入中原也滅國二十以及西夏夏亡侵金金亡侵宋方宋金未亡之時親征西域至于鐵門關又征西南夷於海道數萬里之地及世祖東征日本喪數十萬之師而不已其征高麗則用兵幾七十年窮兵黷武蓋習俗然也况既知中國子女玉帛之所在已嘗力

取而有之乎八十年雖居沙漠之地曷嘗一日
忘中國哉今先取三衛而撤中國之藩籬次脅
海西諸種而益其徒黨於是分道南下而關外
大振 天子親征反陷虜庭胡騎乘勝直擣于
皇城之下其兵力何如哉以中國 高皇帝撥
亂之功與今日甲兵之盛一戰而敗至於如此
况兵力不及於此者乎彼豈不知東方有我國
哉曾不以為意者以方致力於中原耳萬一朝
而得遼東之地則征東之兵夕出雖未得志於
遼東亦將由他路泄憤於我矣臣以徃事考之

敵人之侵疆也初則守鴨綠之險中則遏安州平壤之衝終則立岊嶺之柵以岊嶺爲關則無及矣彼旣越長城之險入皇城之側何難於渡鴨江而至畿甸哉況凡察滿住搆釁有年亦必欲假其威力以逞其志也邊釁一開則生民之禍不可勝言疆域之事雖不必在於朝夕實自今日始也議者必謂敵若侵陵早辭厚幣可免一時之患臣觀前朝事元之後撤禮塔車羅大洪茶丘侵暴之兵無歲無之是不可以禮信相待者也若我兵力不足則達達豈愛我者哉不

得已從權修好須一大勝而後可也彼知我兵
力可以相抗然後未敢輕易興師而封疆可守
前朝之於遼金是也然則和與戰皆不可不用
其兵也故臣敢以選將卒儲粮餉備器械繕城
堡爲當今之急務
一選士卒盖士卒國之爪牙也前朝置四十二
都府養精兵十二萬故能雄視鄰國雖遼金迭
入於中國根據於門庭而莫之犯且唐太宗之
伐高句麗延壽惠真率精兵十五萬以赴之高
麗太祖之平百濟亦用精兵十一萬至定宗時

敵人之侵疆也初則守鴨綠之隘中則遏安州平壤之衝終則立岊嶺之栅以岊嶺爲關則無及矣彼旣越長城之險入皇城之側何難於渡鴨江而至畿甸哉況凡察滿住搆釁有年亦必欲假其威力以逞其志也邊釁一開則生民之禍不可勝言疆域之事雖不必在於朝夕實自今日始也議者必謂敵若侵陵卑辭厚幣可免一時之患臣覩前朝事元之後撒禮塔車羅大洪茶丘侵暴之兵無歲無之是不可以禮信相待者也若我兵力不足則達達豈愛我者哉不

得已從權修好須一大勝而後可也彼知我兵
力可以相抗然後未敢輕易興師而封疆可守
前朝之於遼金是也然則和與戰皆不可不用
其兵也故臣敢以選將卒儲粮餉備器械繕城
堡爲當今之急務
一選士卒盖士卒國之爪牙也前朝置四十二
都府養精兵十二萬故能雄視鄰國雖遼金迭
入於中國根據於門庭而莫之犯且唐太宗之
伐高句麗延壽惠真率精兵十五萬以赴之高
麗太祖之平百濟亦用精兵十一萬至定宗時

聞契丹之謀抄兵三十萬號曰光軍以至康兆之拒契丹以三十萬姜邯贊之敗契丹以二十萬尹瓘之平女真以十七萬辛丑之定紅賊以二十萬今兵數除京中侍衛軍士外外兵僅十餘萬而船軍一分也侍衛鎮軍守城一分也煙戶雜色一分也船軍則不可他使亦不可用雜色則或官戶或鄉吏或賤隷皆煙戶執事之人但侍衛鎮軍數萬騎可調發為兵者也此則軍額雖存而正兵無多言之可謂寒心此無他戶口之法不明而人多漏籍又諸色雜役人不隷

軍目者多也昔唐將之平百濟高句麗得户各不下七十萬而新羅之數不與焉我　大明高皇帝亦曰汝國東西一千四五百里南北一千二三百里其間七十萬户户各三丁凡二百一十餘萬人此聖人明見萬里之言也我本朝據統三之業得休養之久而户數不過數十萬此豈非户口之法不明而兵數不古若者乎然户口之不明在於立法之不嚴守令之不盡心且狃於治安而不素爲區處故也臣聞下三道騎船陣軍侍衛牌雖名三四丁爲一兵餘丁甚多

又書貧日守其數無限至於沿海州郡富强之戶公私賤口及良人之逃役者不知幾千是軍籍之所由減也夫有邊耗則中外騷然稍無聲息則曾不為慮是不可也以為無事而不為以為民勞而不為亦不可也若臨時為之則人心驚動處置失宜逃散者必多且何時隷而為兵乎所謂農畒之氓市井之徒亂我行陣敗我大事徒費粮餉而已若只蔵舊額則兵不多並煙戶加抄則兵不精假如煙戶皆為兵而從役則何人趍南畒何人為轉輸何人備器械何人繕

城堡而守之乎是尤不可也莫若以煙户雜色
為守城而盡發良民為兵也其抄之之術令京
中漢城府四部外方監司守令乃於大小各户
嚴立期限更定什伍之制户口之法五家為小
統十家為一統每户察户口之有無户口察丁
口之脫漏如是而漏一丁者勿論京外尊卑貴
賤三功鄰及監考勸農管領並定入居漏一家
者五家及上項人等亦並入居其匿公私賤口
逃役良民者亦如之又行譏詗之法令中外大
小人年十五以上皆帶之仍令外方監司守令

京中司憲府漢城府考察僞造及私相假借者以僞造印信律科罪凡國人無户口踈牌者公私賤口於兩界殘亡官奴婢定屬百姓及兩班於兩界極邊充軍仍許人陳告以犯人田産充賞先以此意曉諭中外果斷行之則漏丁庶幾盡出而無隱矣或云入居之法太重不可行也然臣以爲立法不可不嚴逃匿人户當令之大弊也入居之事人情之所共惡者也欲去大弊莫若以所惡之事制之既知入居爲可惡則亦不敢以匿國民矣知而犯之則所謂逋逃主也

罪之何恕哉嚴立禁令非欲世常經所以欲人之不犯也與法之行其利有三良民盡出則軍額足公賤盡出則公室足私賤盡出則士大夫足矣於是外方則受田有餘人及前銜品官內班六品西班四品以上與文武科出身生員進士教導等戶稱守城衛鄉吏驛子津干牧子稱守城軍此外上自品官子弟年壯生徒下至白丁良民皆抄為軍擇強壯者為之戶首又煙戶雜色既稱守城戶矣前日良人之為守城軍者額數不多別無定役並罷之分屬騎船鎮軍書

貟日守亦皆差等定額以此更加選擇得侍衛牌三萬鎭軍三萬船軍六萬其餘雜色軍亦可得五六萬戶矣京中則文武百官受田有蔭成衆愛馬前銜各品生員進士等戶稱都城衛各司吏典諸色匠人公私賤口等雜戶稱都城軍此外閑良子弟年壯生徒皆抄爲兵又革京侍衛牌無受田牌分屬甲士防牌忠順衛之有武才者移屬内禁別侍衛以衛充軍爲皂隷皂隷爲防牌別軍則銃筒衛代其事者皆罷屬防牌六十又罷差備軍又罷良人之役屬匠人者

隨者府外以防牌代巡綽之事司饔忠扈衛
司吏與並減舊額以此更加選擇得內禁衛三
百別侍衛六千甲士九千防牌九千攝六十三
千銃筒衛三千如是則外兵騎步各六萬京軍
騎步各一萬五千騎步相半京外得中而合得
精兵十五萬矣京外兩班各户外軍士之無奴
婢者甲士則以四丁爲一户侍衛鎭軍船軍以
三丁爲一户防牌六十銃筒衛以二丁爲一户
其他煙户以三丁爲一户然則無一丁不付於
軍籍無一兵單丁而立户煙户皆守城而良民

皆從軍矣因改之以美號內禁衛曰忠勇衛別
侍衛曰忠武衛甲士曰武寧衛侍衛牌曰武平
衛鎭軍曰鎭邊衛船軍曰鎭海軍防牌曰保勝
軍攝六十曰保捷軍銃筒衛曰克敵軍近仗曰
控鶴軍如是則軍號整齊士氣益增矣且兵非
不足在擇之無遺亦非不可精也在教之有素
外方鎭軍付鎭兵馬使船軍則萬戶侍衛牌則
守令各置射場更立約束習射習陣月季節制
處置監司考其勤怠而黜陟之京中軍士本訓
鍊觀主之乞南部南大門外東部東大門外西

部盤松亭中部大口門外各築射場令甲士別
侍衛內禁衛番上侍衛牌除入番巡綽日外皆
令附近習射或習陣考其能否以行賞罰至於
安兵亦令習杖習陣而入直軍士及忠順忠義
衛令鎮撫所依式習射備或邊境有變除船軍
六萬以騎步九萬於平安道義州朔州江界熙
川寧邊安州平壤咸吉道會寧鍾城穩城慶源
鏡城磨天磨雲嶺甲山咸興黃海道岊嶺韓城
等處隨宜入分置或戰或守臨機決策如此則士
馬精鍊戰守有備矣臣聞兵法曰兵不選鋒者

北盡前鋒不可不擇也且如兩陣相交勝負未決及至危急之時非先鋒銳卒以鐵騎蹂之則不可也周之虎賁宋之背嵬軍金之花帽軍西夏之鐵鷂子是也今內禁別侍衛甲士即其選也乞更擇勇敢之士三百人以充內禁衛又當行兵之時預選突騎數百人以備先鋒且金人以鐵騎被重鎧分左右翼號鐵浮圖之自起於海上所向無前皆以此取勝號曰拐子馬名曰長勝軍其制度今不可悉考竊謂選壯士恭鐵騎以爲陣也今司僕寺諸員並九百人平時京

外調習馬匹仍以擊刺之法教之或用爲先鋒或用爲遊奕則不必費他兵而其馳驅與常人不同可以有功矣

一擇將帥盖將帥三軍之司命也不可以徒取其勇亦不可徒取其以文人而稍知武藝者也前朝多用儒將如姜邯贊金富軾趙沖金得培是也若以武臣爲將則亦用文臣爲副相與文武兼制以成其功焉至于衰季一入樞密即拜元帥以致倭寇之侵陵誠可恨已然擇將之術必備之有素擇之至精然後爲可今武藝之錄

擇將之具也乞更命議政府兵曹使東班六品
西班四品以上及內禁別侍衛甲士牌頭外方
監司守令水陸將帥萬戶千戶等各擧可為將
帥者三數人悉書姓名更加商度一二品得大
將十人三四五六品得偏裨一百人參外及成
衆衛士草澤之中得將來可用者三百人勿以
干請而薦之勿以規避而棄之有才者無一人
不錄無才者無一人見容特成將帥錄獻于御
所政府兵曹各藏一本以備倉卒之用且將帥
須用有名望可以讋服人心者為之若才堪為

祈勞屈於下僚者稍優其職秩以試其能然而
命已極則亦不可爲使矣今武科講經不限經
數優給分畫故短於武事者多中焉乞今後只
許四書中講一書五經中講一經或只講武經
七書何如其養之之術依趙宋武學故事亦仍
本朝習讀之制年四十以下內禁別侍衛甲士
中有略識解文字者取自願入學訓鍊觀除入
番巡綽日外武經習讀其一應條格略倣成均
館例學官則擇精於武經者爲長官以訓誨之
一儲粮餉古人云雖有十萬之師有一日之粮

方爲一日之師用兵之道足食爲先兵興之際農事失時例多凶荒而漕轉之費亦且不貲誠爲可慮臣愚以爲足食之本在於汰冗雜之官停不急之務不奪民力而使得力農而已或興水利或行屯田次也又其次行鬻爵之令而已盖鬻爵擇工商賤隷外良人咸興平壤以北入粟者拜西班軍職從九品一百石正九品二百石以此爲例從五品九百石正五品一千石元有爵者每百石加一資皆至五品而止其入粟內地者倍其數如二百石陞一資皆不許[illegible]

隨後隨才用之有所望者亦用爲顯官與所

毅之術而非至於窘急則不可爲也

一備器械臣聞鼂錯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

也夫中國之枝梧戎馬惟器械之精是賴故唐

史記李光弼之能曰光弼施令旌旗精彩一變

韓世忠之器械精巧宋史亦義之我本國軍容

甚爲蕪光器械亦未盡善誠可慮也臣聞倭人

以猪皮爲甲堅緻輕便亡中外皆令傚而爲之

況猪皮爲易得之物乎鐵甲則倣中原例以彩

帛爲飾紙甲則令染紅黃靑色或用楚人衷甲

之意外着方色有文之衣以至兜鍪皆令有簷而馬韂之飾亦勿禁青紅之色于以眩耀敵人之目于以壯我三軍之氣又弩矢者歷代中國之長技也所謂萬弩俱發者此也而宋有九牛弩床子弩等制新羅之弩亦至於一千步唐帝徵之終不盡技自前朝之末始無聞焉乞詳考古制間諸中國以爲軍陣之用且守城之具在所當備而攻城之具亦所不廢雖不出疆以行兵萬一賊兵突入盜據邊城如前朝江東之賊則將何以攻之乎古之云東人善守城而凡守

禁器械一無不傳如雲梯衝車徒載於前史而
目夫嘗覩非細故也願詳考古制聞之中原今
中外城子制造分置
一繕城堡之關防蓋郡鎭者國家之藩籬也設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宋有要郡次要郡之分我
東方山川險阻縣鎭相望誠能講之於無事之
時而處置合宜則敵雖欲舍之而深入且慮其
躡其後也若處置乖戾則恐或為敵人之資耳
今沿邊州郡固多已分其緊慢然尋以遂擴之
緊故臣今並於內地而鑑進聽輸請咸古通合

即高麗東京、晉州南道巨邑善山有金鰲山城次之全羅道全州南道要衝南原雲峯之衝羅州南方大牧次緊忠淸道忠州漕運之會公州有錦江次緊京畿京城為緊開城府是前朝故都楊州為後輔廣州有山城水原是南道之衝原平有臨津之衝江華水路險阻前朝江都次之右州鎭關防有緊者有次緊者次緊者姑待豐年其要者已築城守處就加修葺其未築處各其傍近州郡煙戶軍丁擇農隙盡力築之是為民也不可緩也至於南方要郡欲一時並擧者蓋慮卒有事則根本之地尤不可不固也況非徒禦敵之術亦聚民

之所不可不致慮也又江界檻道邑鎭棘城龍城磨天磨雲咸關鐵嶺等地皆築石堡以爲防禦之所又山城依前朝古事按圖籍審形勢分遣官僚不必近邑之處或於深遠之地四五郡得一險隘令附近州郡隨宜築之則庶幾緩急之可恃而救民於危急之中矣以至京外城門之守津關之禁亦當謹愼不可忽也

一壯根本蓋京師根本之地也根本之地有所未固則四方之心亦無所依繫夫城郭堅固然後民志有所定而可以死守今京城後山巖石

之間所築未能如法無甕城無敵臺倘有賊變將何以守禦乎若待有事而爲之則民心必動須及今爲之庶幾不駭於見聞而襟抱承固矣至於民力有餘則中興之城天作之險也徵京畿京城丁夫築之則萬世之利也臣且又謂國家大敵例從西北而來今江倉在於江邊是可慮也乞築龍山倉城幷西江倉爲一其上流漕運乃於豆毛浦作倉收儲仍築城守以護之則軍國之所天不在於空地而亦不全在於一處矣又從伐兒峴至于漢江徑築城守則緩有

敵虜不得至于城東且於北漢之西山谷要害之地亦築行城以爲之防則盜賊不敢逼入於後山矣

一先自治蓋古今天下國家之事莫大於自治自治已嚴則雖有外侮不能爲之患矣自治之道無他在不失民心而已民心者邦國之本也近日築城之舉未免勞民民心之携非國家之福也又待倭之術亦平時之所當講究者也

一議行城蓋行城之築國家重事也臣聞築城之地西自麟山東至慶興千有餘里每年春秋

發數萬之丁勞數月之役其所築一舉不過數
十里然則雖至數十年固不能畢其功也自古
及今安有數十年役勞苦之民而無弊者乎況
城堡雖築一雨輒圮若不修葺與不築無以異
也今延袤數十里之地將何兵以戍之乎有城
而不守則何與於備禦乎況西北面疲於迎送
困於防戍困之以饑饉而每興是役民多流離
閭閻殆空倘邊境有虞則土兵盡耗將何以處
之已勞之民尚未蘇息今天下方始戰爭更勞
邊鄙之民可乎東北面民力稍厚城基亦減猶

云可也然五鎮地勢懸遠而會寧鍾城有畜牧之利穩城慶源稱沃饒之鄉慶興有魚鹽之利他日邊塵一起則為狄人必爭之地若賊兵突入或師老莫支無城郭則其得與失猶前日也城郭已固而遇此變則豈不為狄人之資乎是尤可慮也然五鎮取舍不可輕議但令都節制使置司鏡城而以扼龍城之衝以圖萬全之計可也且行城所以備小賊之具也若大賊分道突入則何有於行城亦何有於口子哉不見大賊而先疲於小賊之備可乎今以行城為重而

州鎮之城爲輕假使行城易築也行城可倚也萬一賊兵越行城入而内地無堅城則三韓百萬之命將如之何臣所陳築城修城之地倍於行城然則臣非徒以役民築城爲非而不知國家大計也但以邑城爲急行城爲緩先其急後其緩恐力不暇及於行城耳伏望以築行城之力移築州鎮之城生民幸甚國家幸甚且以江邊兵少而戍之以南道之兵實之以入居之戶若口子不罷則南道之戍不已戍之不已則南道之民無寧日矣乞罷江邊口子去新設小邑

軍民兵仗並聚江界等三四要郡而仍以熙川
爲重鎭爲之遠斥候謹烽燧如此則兵全力完
處置得宜而爲萬世保國之長策矣
一待倭人蓋去秋對馬倭人索粮不已臣聞之
以爲自古皆知此方之可慮而不知南賊之爲
可畏若萬一激怒而釁與則濱海數千里農夫
輟耕士卒奔命其爲糜費豈特百倍於此而已
哉國家之待宗氏甚得其宜乞仍舊例稍優待
之雖有求索之事亦當曲從若以無名歲賜爲
非則第加其宗貞盛等爵命仍以祿俸與之則

名正言順而彼亦無不從矣但沿海留浦之倭必爲異時邊境之患然今日北方有事不可輕動至於兵興則盡抄爲軍若効力則國家之利若不用命則處置在吾掌握中矣臣更反覆思之築城之弊除則北方之民安矣待倭之道盡則南方之民安矣於此選士卒備器械儲粮餉繕城堡擇賢將而付之明賞罰以馭之內以壯根本之地外以存事大之體如是則內治之修至矣盡矣以我朝數千里山海之險數十萬士卒之力可以萬世奄有大東矣何畏乎狄入之

侵哉

東西兩界一體備禦（辛未正月初七日 以集賢殿校理上）

臣伏聞國家以邊鄙有警選將徵兵以備西北然臣竊惟今日備禦之所咸吉道爲緊而平安道次之平安道有鴨緑江博川江清川江大同江又有邑嶺棘城臨津渡自江界而入則有狄踰嶺棧道幾數十里若至冰釋而據險守禦則敵不能長驅而深入矣咸吉道有豆滿江又有磨天磨雲大門咸關鐵嶺等險然豆滿江非鴨緑之比磨天等嶺雖云險阻敵或乘其怠惰並

乃突進或出其不意潛由他徑則未能必其當全也且平安道安州寧邊平壤等處城郭稍完足可賴也咸吉道則穩城鍾城正當賊衝而只有木柵鏡城舊營城又低隘自此以南一無完城若我兵不得遏之於江上則賊騎直至磨天嶺矣至磨天則雖智者難爲謀矣由開原而南下則平安道似爲近地脅海西諸種而東下則咸吉道實是直路今以攻打後門女眞爲辭而所謂女眞者專在咸吉道後門又前日蒙使之來由忽刺温地面而到咸吉道忽刺温亦嘗由

咸吉而来朝夕自開原至于本國但由東陸路越七驛而至海洋且雖聲言指西或越東北亦未可測況不知所向乎況或分道而来侵乎聲息雖從平安而来咸吉道亦不可不慮也今徒以平安道爲慮而咸吉別無布置恐爲失策乞東西兩界一體備禦以平安道土兵分守義州朔州等處黃海道兵分守寧邊安州等處忠清道兵守平壤棘城又以咸吉道土兵守洪原以北江原道嶺東兵守咸關嶺嶺西兵守鐵嶺慶尚道兵二分守本道一分守京城全羅道兵一

分守本道二分守京城京畿兵進守鳥嶺遂安等處但江原黃海之兵及期發程他道之兵齊裝以待敵若犯邊沿江小堡不足論也雖江界巨鎮孤城援絶徒為敵人之資乙江邊可撤之郡悉徙內地以狄踰嶺為關防令使卒數百分登沿江諸山候望馳報如是則雖有外侮庶無大悔今此方聲息必是剌答恐動之言亦至武傳聞之說未足盡信然今日之事雖或虛聲數年之後恐有邊事況今日亦未可必乎若以為常事而賊兵猝至則悔無所及固不可遑遑以待

之亦不可緩弛而圖之也今當有虞城郭未固士卒未整至爲蒼黃萬一有變害不可言亡自今更加選將卒修城堡備器械儲粮餉其士卒精加團結預爲鍊習撫之以恩信使之以賞罰則我東方山川險阻而主客之勢亦異庶幾戰可以勝守可以固矣

論君道 癸酉正月初七日以直集賢殿上

臣竊惟 殿下以幼冲之資承艱大之業 祖宗之付托不爲不重臣民之徯望不爲不深而天命難諶人心無常一念不敬則或以致萬事

之差一事不謹則或以貽無窮之患書所謂無
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正謂此也臣聞人君處心
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剛仁者愛養斯民之謂
也明者分别善惡之謂也剛者斥逺小人之謂
也治國之要亦有三曰任人曰從諫曰賞罰任
人則萬事理從諫則萬善聚信賞必罰則善勸
惡懲而皷舞一世矣嗚呼天生斯民而不能以
自治故付之於君君撫斯民而不能以獨治故
任之以臣今内而議政府摠百官六曹掌庶務
當責其上以輔養　聖德下以勤恤民生銓選

必擇人賦稅必有常禮教必修明兵政必振舉
刑罰必平恕營繕必愼節凡百職事必謹必戒
外而監司統方面守令典郡邑生民疾苦監司
察之守令貪虐監司劾之勸農以厚其生興學
以正其俗賦役務要平均決獄期於明允興利
除害以存恤庶民爲職節制處置使控制一方
各鎭各浦皆有信地須使士卒精勇器械堅利
城堡修繕粮芻豐足訓鍊必勤堠邏必謹以撫
養軍卒捍衛國家爲職至於承政院爲上之喉
舌臺諫國之耳目政院則出納惟允悉掌機務

諫以補闕拾遺臺以肅清百司朝廷得失吏治
善惡莫不廉察以斯爲職　殿下亦當勤正學
以澄出治之源近正人以資薰陶之益委任大
臣廓開言路日愼一日謹終于始相與上下同
心中外協力以永保　祖宗太平之治於無窮
而羣臣如有阿諛取媚浮沈取容貪饕掊克背
公營私者則邦有常刑必罰無赦晁錯曰人情
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
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
不盡願　殿下特留三思國家幸甚生民幸甚

論君道十二事 得民心 定制度 法前代 知大體 慮微謹始 尚安靜 重剛明 從本俗 事大以禮 待臣僚有法 待文武如一 ○乙亥七月初五日以集賢殿直提學上

恭惟我 主上殿下以文武不世出之資新登
寶位祗謁 宗廟此正勵精圖治以新庶政之
時也臣不揆鄙拙姑將管見仰瀆聖聰伏惟睿
鑑垂察

一得民心盖人君享國之長短在於得民心之
如何自古帝王之興以除害救民創業於前而
繼體之主又能愛養斯民澤洽人心故雖衰世

思先王之德而不能離臣以經史考之周之文
王始開王業武王克成厥勳而成王康王相繼
撫之故人心固結至于八百年而不忘漢之
帝除秦項之虐以有天下而惠文景相與休息
政在養民光武中興明帝亦以愛民為政故其
歷年至于四百年唐之太宗佐高祖平隋亂而
身致太平以至玄宗開元之治亦有愛民之德
故歷年幾三百年宋之太祖以上聖之資削平
五季之亂四宗迭作百年無事高宗南渡孝宗
又愛民之主也故三百年之間雖顛沛閩廣而

民心如一日至於宋之元嘉隋之文帝周之世
宗金之大定可謂小康而或創業無積累之漸
或繼世無守成之主故得不得歷年之永豈可
與周之仁厚漢之寬大唐之仁義宋之忠厚同
日語哉吾東方則太祖統一三韓功德在人其
後成穆顯德靖文宣肅睿仁十世皆以養民爲
務故歷年至五百年非偶然　太祖康獻大王
以神聖之資拯民塗炭　太宗世宗文宗相繼
而作道洽政治民安物阜歷年之久固未易量
也願　殿下亦以上天立君愛民之心前代得

十年之效反覆思之全以休養生聚勤恤民隱為事則本朝之業直與檀君箕子三國前朝而並美矣其愛民之道無他不過輕徭薄賦省刑三者而已

一定制度蓋休養生息固人君之先務而立法定制亦不可緩也愛民則為國之本立法則馭世之道固不可塞此而遺彼也若法度未定則一時興革隨立隨改後世子孫固無所據依矣故周之成康制禮作樂至漢之武帝立漢家法度唐則貞觀開元俱有制作以維持一代之體

但宗之新法制度大煩亦以立甚代然則法不可不立亦不可草草為之也吾東方前朝之時田柴之科府衛之制至精至詳可謂盛矣然猶後世田制紊而為私田兼并據奪山川為標兵制廢而為私兵蒙倭迭侵無寧可禦本朝 太祖世宗之時有元典續典又有謄錄皆良法也然田制儀注未成一定之制兵制貢法多為權宜之法豈非盛代之闕典歟乞命大臣更加商確以定一代之制以為萬世子孫之則幸甚

一法前代蓋唐虞三代之治固萬世帝王之所

宜鑑也然漢唐宋金亦皆無可法者乎但世運有淳漓耳若取法漢文則養民之政至矣漢高光唐太宗撥亂濟世之功何其盛也宋太祖規模氣象光明正大朱子以為與堯舜合金世宗大定之治前史亦稱之願　殿下上法唐虞三代兼取漢唐宋金之政幸甚且東方之人徒知有中國之盛而不知考東國之事甚為不可乞以前朝太祖之救民成宗之定制顯宗之守成文宗之養民為法又以毅宗之喜詩酒忠烈之好鷹犬忠惠之嗜宴遊恭愍之用辛旽為戒然

求之於前代不若求之於　祖宗願以　太祖之勇智　太宗之英明　世宗之制禮作樂文宗之崇文閱武為法則不必遠求於他而為治之道盡在於此矣

一知大體盖欲知為國之道當知人君之職代天所以理民也用賢所以養民也願　殿下於廣厦細氊之上常加聖慮當今諸曹百官何事為急八道之弊何者尤甚於是平安道議流移蘇復之策定節制置司之地咸吉道慮六鎮偏重之害思龍城置營之便黃海疾疫若何而可

救江原講武場何者可除京畿之民賦何以不煩而役何以不重也又下三道審貢法之行除代納之弊忠淸以南尤嚴漏戶之禁慶尙道愼待倭之道全羅道擇濟州之守如是則外方之弊大者皆擧矣於是內而吏曹定官制戶曹定田制定貢賦禮曹定儀注兵曹定兵制審陳法刑曹定奴婢番上之法工曹定輿地圖籍之事以之謀議則委政府出納則委政院諫諍彈劾則委臺諫論思則委講官任事則委六曹至於侵漁外吏則罷倉庫吏其外方軍民令監司守

令大小水陸將帥爲之鍊養則內外百官之職亦無不盡矣於是思周家之得民立漢家之制度法前代之治撮爲國之要慮事未然謹終于始以安靜爲治以剛明爲政丕變國俗以禮事大接臣僚有法待文武如一則人君代天理民之道斷斷無遺矣

一慮微蓋天下之事莫不自微而始以至於大故愚闇之人忽之以亡秦之亡以刑戮前漢之亡以外戚後漢之亡以宦官武將魏之亡以宗室弱晉之亡以羌胡處置失宜梁之亡以崇佛

以納侯景隋之亡以宴遊以伐高句麗唐之亡
以內寵楊貴妃始禍而藩鎮宦官迭為禍亂後
唐之亡以倡優後晉之亡以契丹後周之亡以
主少宋之亡以王安石安石新法立而數世之
間君子小人如仇讎矣南宋之亡以與元夾攻
金人為失策也遼之亡以鷹犬金之亡以棄根
本之地而南下也元則夷主中國政令無紀天
下大亂無足道矣吾東方新羅之亡以女主荒
淫也百濟之亡以驟勝驕敵也高句麗之亡以
恃強窮兵也前朝則初以武臣搆怨而竊柄中

則嬖倖恃勢而害政終則權姦用事而虐民至於倭寇四侵民不聊生則國不可為矣恭惟我本朝祖功宗德無讓前朝而家法之正則遠過焉但前朝兵制之盛雖今日或未易擬也伏望殿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一言一動不違於天一政一令務合乎理圖難于易為大於細則 宗祧幸甚生民幸甚

一謹始蓋人君即位之初百官之所瞻仰萬民之所倚望鄰國之所聽聞而子孫萬世之基正在於此而人主操駕馭之權以奔走一世之人

故干進之人或以邊功或以土木或以佛神或以詞章或聲色貨利或鷹犬麴蘗乘間投隙雜然而進人主不悟一事之中則始之不謹終不可言矣且孟子云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人主聽諫則士大夫之心翕然矣不然則反是矣一尚安靜盖持盈守成之君在謹守成規而已如有可救之弊則漸改之使如前規而已故治民如烹鮮態勿擾之足矣民心一擾則邦本危矣宋之新法是已然則弊法固不可不更張而人主所尙者安靜而已漢史所載其清淨民乃

寧謚此之謂也
一重剛明蓋人君之德莫大於仁仁厚則與剛明似相反也然非剛明則內謁盛行中貴驕橫小竪專恣戚里恃恩權臣竊柄諂臣竊寵羣臣佞臣左右逢迎而讒諛得志則雖有仁厚之政不得如其志矣此人君之德所當剛明者也
一儀從本俗蓋臣聞西夏以不變國俗維持數百年元昊英雄也其言曰錦衣玉食非蕃性所便金世宗亦每念上京風俗終身不忘遼有南北府元有蒙漢官而元人則以根本為重故雖

失中原沙漠以北如故也吾東方世居遼水之東號爲萬里之國三面阻海一面負山區域自分風氣亦殊檀君以來設官置州自爲聲教前朝太祖作信書教國人衣冠言語悉遵本俗若衣冠言語與中國不異則民心無定如齊適魯前朝之於蒙古不逞之徒相繼投化於國家甚爲未便乞衣冠則朝服外不必盡從華制言語則通使外不必欲變舊俗雖然燈擲石亦從古俗無不可也

一事大以禮盖以小事大禮之常也自古皆然

我國家實東方荒服之地也邈處日出之濱且有山谿之險隋唐之盛猶不得臣遼用隣國之禮金稱父母之邦宋以賓禮元通婚媾然元則用兵數十年以臣服雖稱甥舅東海之事與昔日不同矣我 高皇帝即位欲加兵則天下初定不之加則無以示威拘行人以辱之增歲幣以困之後至戊辰天威始震而藩國之封定藩國之勢與畿內之勢異事大之禮不可不盡而又不可以數也前朝則稱宗改元矣在今日小小節次不必拘例但盡其誠意而已今後例

恩附表以謝勿煩使命以休平安之民以存事
大之體幸甚
一待臣僚有法蓋人君貴無與敵也然待下當
以禮敢諫者不可曰干名也勤幹者不可曰爲
禄也雖有干名爲禄之人國家當取其敢諫勤
幹而已至於死喪之際施之以恩刑獄之間待
之以禮國家以如此忠厚之俗待士而成風則
百世士大夫亦皆以忠厚報其上矣
一待文武如一盖自古文武之間猜嫌易起文
吏有勢而清要武班勤苦而無權萬一人主偏

信詞臣而言語禮貌之間待之或異則前朝庚癸之事誠可慮也毅宗以後至於忠烈武臣執柄芟夷朝廷幾盡以文武交搆故也今政府政院以至臺諫皆以文武交差其慮亦周矣然兵曹鎮撫所使令令史之待別侍衛甲士甚爲苛薄至於侍衛牌則視之如奴隸焉臣觀 殿下之待文武可謂如一矣自今昇平百年無忘今日則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竊惟司馬光以爲人君處心之要有三曰仁明武治國之要亦有三曰任人聽諫賞罰以此爲疏獻于四朝臣

亦以此六事又復參詳於壬申冬獻于 上王今其藁在政院伏望 殿下命寫一通特賜睿覽不勝幸甚

平安道便宜十八事

江邊諸郡加資萬戶兩界甲士告身萬戶

職備加設萬戶虛空播行誠意 城郡痛疾江界主官除廢薄文

江界軍儲合排入試甲士義州三陛 救古雲山屬定州安州城合

登江東增築平壤古城迎逆遣 冀持館夫主官加資選徐才異

○乙亥十一月初十日以平安道敬差官上

一江邊諸郡防禦甚緊而城堡屢殘士卒單弱加以道路險阻供頓置之擾不安其居度日如年

況之在朝之臣十分勤苦乎今 聖心洞照特
賜激勸將吏酒果恩至渥也乞更加憐恤依兩
界秩滿例邊郡差任時特加一資其三年無事
成遞者解官之日必授清要之職

一兩界甲士多年在外雖蒙除職以未納前受
職告身不署經新受告身以故官至於上者或
無一通告身乞申明舊例每當除授兵曹移關
監司監司行移諸郡即考前受職階級回報諫
院署經該司隨即封下其道一一分授

一許秩職銜臣子生死以為榮者也今邊郡萬

户之號武臣差遣等之且得名階平等[illegible]
不知何等官職乞並改差漸擇其州某有望土户
如此則雖死事邊地至子孫以爲榮而無憾矣
一間延茂昌虞芮等邑列於江邊今罷三邑設
鎭一郡獨當賊衝爲一野人自茂昌竹田峴而
至上奉浦自豆加乙獻峴而至下奉浦自閭延
新路峴而至金昌洞自虞芮新路洞而至昏夜
洞自小甫里而至廬空橋則慈城之民豈不殆
哉今於上下奉浦金昌昏夜洞新設木柵然皆
權管赴防戍禦諸事未免疎濶雖未能盡除萬

户虛空橋金昌洞上奉沛等處姑置萬户以固
邊鄙
一慈城虛空橋口子使趙山建補設行城如築
堤然平時則由城上行以道屢尚有事則固守
行城以禦賊路今撤屢尚則虛空橋正當賊衝
請隨行城數十步如此則一無嘗閑者賊自不
能飛渡矣
一慈城鄕瘴氣大熾轉染不息男則往往或免
女則百無一差以故境内男多女少有求婚隣
邑者拒而不應實為異事請遣良醫多方救治

一江界兵馬使舍本府而赴防滿浦若賊騎分兵圍滿浦而直趍邑城則根本之地無兵可禦請依咸吉道諸鎭例設土官數十以南道及江邊人交差如是則江界亦邊人仕宦之地平時防禦有實雖至有變不敢搖動矣

一江界府介在山外若大敵突入圍城則孤城援絶甚可慮也府南狄踰嶺實南指捷徑而不置烽火但自江邊至于義州達于京城慮恐未周請增置煙臺由狄踰嶺經熙川與寧邊烽火相准

一江界軍儲不足又本府之民持米穀至南道買鹽農牛戰馬太半疲斃請每歲船載安州等處船軍所煮鹽輸寧邊府江邊令江界民納米本府至寧邊受鹽而去如此數年則軍需自實而牛馬不至疲耗矣

一寧邊以北慈城以南合排入民阜盛有欲屬甲士者官吏據舊例不試合排入民本非賤隷生長邊鄙氣力亦壯其欲為甲士者許令充補以附近閑民代定其役

一龜城四通五達之地朴犀金慶孫據此死守

今復設邑誠爲得策然新徙之民蕭條莫甚今還置龜州則定州只是海邊一邑請以定州路上之地盡屬龜州仍陞爲牧

一雲山郡古雲山之地越寧邊嘉山博川三邑之境與定州接壤此非犬牙相入之比越境之事甚無意焉若曰雲山無此地魚塩不可得則熙川等數十州皆居山谷而無魚塩之產豈可獨以雲山之故紊其疆域哉請以古雲山還屬定州

一安州城北據清川江乃高勾麗大破隋兵之

地今城子低微請改築之

一古江東實為賊路要衝乞移三登治所于古江東稱三江郡

一平壤城在大同江西北賊若四圍則雖有援兵不能應援請於城之東北東南二隅皆築城子接于江邊如此賊不能至城東而扼大江之險矣外城則外有江水巖石之險內有泉井土地之饒苟或為賊所據則腹背受敵內城之守甚難請須增築古城

一道內民弊之未盡革者唯迎護送騎載持館

夫三事而已館夫之弊一身至於數役請由加

布置

一設兩界土官所以柔遠人也 殿下即位之

後考官衛士以至吏典咸被推恩之澤唯土官

未蒙請依朝官例各加一資

一諸道設翼欲其自都城而馭外藩故例以京

下為右翼東郡為左翼獨兩界置道以東北

面為右西郡為左殊無自中制外之意請依諸道

例改之

訥齋集卷之一

南原 梁誠之 著

奏議

便宜二十四事

春秋大射 增置五京 嶽鎭海瀆 設蕃部樂 議行冠禮 定服色 禁服妖 祭前代君相 護前代陵墓 文廟從祀 武成立廟 配享功臣 文崔立祠 侍臣蔭子 文武科法 遣子入學 華其人法 議罷分臺 州郡奴婢 區處白丁 諸州判官 諸鎭置衛 京都四輔 諸道置鎭 ○丙子三月二十八日 以集賢殿直提學上

臣伏覩

主上殿下以上聖之資光登大位古今治亂之迹民俗艱難之事靡不洞照宵旰圖

治以基我朝鮮億萬年太平之業誠三韓一盛際也方今朝廷得失民間利病大臣謀之臺諫論之其他侍從之職在於論思臣以庸劣獲侍經幄愧無寸效上補聖德凡國家小大之事罔不商確於微衷而思有以裨益乎萬一敢將便宜二十四事條錄以獻伏惟聖鑑財幸

一春秋大射盖金人承遼俗於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此雖非中原之制亦藩國之盛事也我東方雄據海東自三國至于前朝郊天饗帝無不為之今固不能悉遵其舊稍做遼金

故事於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親幸郊外行大射
禮歲以為常如是則庶幾張皇我武士氣亦增
而自成一國一代之風俗矣
一增置五京蓋遼金渤海並建五京前朝又建
四京而本朝則只有漢城開城兩京而已以大
東山海之險州府之盛而只置兩京豈不欠哉
況元世祖許我以儀從本俗　高皇帝使我以
自為聲教是東郊之地固非腹裏比也乞以京
都為上京漢城府開城府為中京屬京畿右道
以慶州為東京全州為南京平壤為西京咸興

為北京各設土官加定軍兵如是則庶幾得形勢之勝而緩急亦足以賴矣

一嶽鎮海瀆盖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本朝嶽鎮海瀆名山大川之祀皆倣三國及前朝之舊而為之多有可議者焉龍興江我 太祖興運之地至於妙香山檀君所起九月山有檀君祠太白山神祠所在金剛山名聞天下長白山在先春嶺之南甲山之北實為國之北嶽臨津國之西關龍津國之東關洛東江慶尚大川蟾津全羅大川博川江即古大寧江以至菩提津

五臺山皆不載祀典且東南西海神祠皆自開
城府而定之亦乖方位乞命禮官詳加考定以
三角山爲中岳金剛山爲東岳九月山爲西岳
智異山爲南岳長白山爲北岳白嶽山爲中鎭
太白山爲東鎭松岳山爲西鎭錦城山爲南鎭
妙香山爲北鎭又移祭東海神於江陵西海於
仁川南海於順天北海於鴨綠江上流於甲山以龍津
爲東瀆大同江爲西瀆漢江爲南瀆豆滿江爲
北瀆又以木覓山紺岳山五冠山雞龍山五臺
山雉岳山義館嶺竹嶺山爲名山熊津臨津菩

提津龍興江清川江博川江洛東江蟾津為大川依例致祭楊津二慶德津二慶伽倻津主屹山亐弗山牛耳山鼻白山長山串阿斯津松串沸流水九津溺水可葦以新一代祀典是則山川之載祀典者古今皆三十四而仍舊者十七移祭者四新陞者十三可永革者亦十三矣

一設蕃部樂蓋中國之樂有雅樂俗樂女樂夷部等樂本朝所用有軒架皷吹童男妓女假面雜戲等制大抵樂者象成者也自 太祖乘運而興 太宗世宗相繼而作東隣獻琛北國欵塞制禮作樂雅俗皆正而獨蕃樂未之議焉方

今　聖上龍飛新登大位日本女眞之使來賀即位者常數百人稽顙闕庭海東文物未有盛於此時者也乞以日本歌舞爲東部樂女眞歌舞爲北部樂日本樂習於三浦倭人女眞樂習於五鎭野人其衣冠制度不爲怪異譏誚之狀燕東使則兼用北樂而不用東樂燕北使則兼用東樂而不用北樂燕中國使則並用東北樂于以用之朝廷奏之　宗廟賁飾太平之治以光我　祖宗之業不勝幸甚

一議行冠禮盖古者男子二十而冠所以將責

成人之道也宋末進士尹穀在圍城中行冠禮鄉人譏之答云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其重冠禮如此東方則前朝明宗時元子行冠禮其後無聞焉乞命禮官博採古禮兼考時王之制上自宗室下至士大夫之子弟年十三行冠禮以笠子頭巾紗帽為三加或用紗帽幞頭梁冠其未冠者不許入學婚嫁從仕以克復先王之制丕變外國之陋幸甚

一定服色蓋服色之定所以辨上下一風俗不可不嚴也元人尚白　大明尚黑以至日本尚

青皆有一定之制焉吾東方朝冠公服實倣中
國而常時好着白衣任用雜色甚為鄙俚乞依
公服體制堂上官以上為一色六品以上為一
色流品負成衆官衣冠子弟為一色諸衛軍士
為一色京外良人吏胥為一色公私賤口工匠
為一色以此依品漸次穿着或純用一色以齊
國俗至於女服亦皆詳定

一禁服妖盖衣裳之制所以别男女貴賤也非
下民之所敢擅便者也今國中女子喜着長衣
若男子然或以長衣着於衣裳之間成為三層

轉相慕效舉國皆然疑此即史文所謂服妖者
也前日中原女子多服左衽之衣見聞者皆以
為非吉兆今女着男服亦豈嘉祥也哉况後世
唯女服上衣下裳寂為近古若如此從心為之
則男女衣服可以自相制度無所不至矣何至
今不變乎乞命攸司定限禁止其如前穿着者
收其衣分置東西活人院以為貧病者之服
一祭前代君相臣竊觀　大明諸司職掌遣官
祭歷代君相用以太牢甚盛舉也本朝以歷代
君王散祭所都而或有當祭不祭者又或無配

享大臣以為欠典乞每年春秋於東郊合祭前
朝鮮王檀君後朝鮮王箕子新羅始祖太宗王
文武王（二王統合麗濟）高句麗始祖嬰陽王（大敗隋兵）百濟
始祖高麗太祖成宗顯宗忠烈王以上十二位
以新羅金庾信金仁問高句麗乙支文德百濟
黑齒常之近日所定前朝配享十六臣及韓希
愈羅裕（禦哈丹有功）崔瑩鄭地（禦倭寇有功）等配享
一護前代陵墓臣觀續六典高麗太祖顯宗文
宗元宗四陵各定守護二戶使禁樵採太祖陵
加一戶甚盛德也然臣竊惟歷代君王雖未能

皆有功德於斯民亦皆一國人民所共主也其
不省所在者已矣其陵墓如古而使狐狸穴於
傍樵採行於上豈不可閔也哉乞令有司於前
後朝鮮三國前朝所都開城江華慶州平壤公
州扶餘及金海益山等處所在陵墓仔細尋訪
其有功德者置守陵三戶別無功德者置二戶
正妃陵墓亦置一戶略蠲征徭禁其樵蘇仍令
所在官春秋省視致祭
一文廟從祀盖東方自箕子受封以後洪範遺
教久而不墜唐爲君子之國宋稱禮義之邦文

獻之義倂擬中華而配食文廟者獨新羅之薛聰崔致遠高麗之安珦三人而已臣聞學士雙冀在前朝始設科舉以振文風文憲公崔冲又設九齋以教諸生至於文忠公李齊賢文忠公鄭夢周本朝文忠公權近其文章道德人皆可以垂範萬世乞皆配享先聖以勸後人若曰東方賢者焉能如古之人則孔孟之後亦有程朱且賢者如是其難也則後人何學爲聖賢乎中國之配享者果皆如孔孟程朱乎東方之士皆不可如中國人乎大抵人主須施一大政事以

示勸懲之意然後可以動人觀聽而風移俗易矣

一武成立廟盖文武之道如天經地緯不可偏廢唐肅宗尊太公為武成王立廟享祀與文宣王比後以歷代良將六十四人配享吾東方先聖之祀上自國學下至州郡而武成王無祠宇只祭纛神四位豈非闕典歟今訓鍊觀即宋朝武學也乞倂纛所于訓鍊觀而立武成廟祭禮配食略依文廟制度又以新羅之金庾信高句麗之乙支文德高麗之庾黔弼姜邯贊揚規尹

璀趙冲金就礪金慶孫朴犀金方慶安祐金得培李芳實崔瑩鄭地本朝之河敬復崔潤德配享

一配享功臣盖本朝前後五功臣皆屬忠義衛三朝原從之人亦皆宥罪錄後與元之四怯薛宋之錄隨龍恩無以加矣然臣聞前朝配享大臣稱為功臣每大恩例必錄子孫本朝五廟俱有配位皆功存王室澤及生民者也乞依五功臣例或依原從諸人賜號配享功臣並令宥後世祿且前朝及本朝將相有功德於民者之子

孫亦使搜訪特加恩命則前人感激於冥冥之中而後人亦克勸於萬世矣

一文崔立祠盖臣聞聖人之制祭禮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患則祀之吾東方舊無木綿種前朝文益漸奉使留元始得而種之遂流遍一國至今無貴賤男女皆衣綿布又自新羅只有砲石之制而歷代無火藥之法前朝末崔茂宣始學火砲之法於元東還而傳其術至今軍陳之用利不可言茂宣之功萬世除民害也益漸之功萬世興民利也其澤被生民豈曰小哉

乞於二人鄕貫官立祠宇春秋令本官行祭其子孫稱爲功臣宥罪錄用

一侍臣蔭子盖本朝承蔭之法卽唐之資蔭宋朝任子之意也其待士大夫之恩至矣然其法三品以上官外只許曾經臺諫政曹者之子承蔭新叅數日纔拜監察而蔭及子孫而或有侍從數十年蔭不及後者誠爲可惜況宋史以宰執侍從臺諫並言之乞四品以下六品以上館閣兩制侍從諸臣之子特許承蔭公道幸甚

一文武科法盖今文科初場講經之時四書五

經外如韓文柳文等書任意試講實無定規中場則並試古賦本非急務又進士以此取之終場則諸史時務雖參酌出題至論歷代之事權辭以對曰漢唐之治何足論於今日取之者亦不以為意以此史學不明甚為不可且武科試並講四書五經亦為未便乞武經七書外只講將鑑兵鑑兵要陳說文科則四書五經外只講左傳史記通鑑宋元節要三國史記高麗史中場試表箋以習臣子事上之文試詔教以習君上令下之文終場歷代時務迭出為題如今年

試歷代明年試時務以此定制以新科擧之法
一遣子入學盖子弟入學其利有六得賢師友
而質問疑難一也親炙賢士大夫而薰陶其氣
質二也人心風俗彼此形勢無不知之三也親
見文獻之美禮樂名物以漸改習俗之陋四也
或購求墳典以補闕遺五也因以學中國之語
音以正象譯之訛六也今雖奏請似難蒙允乞
於入朝每行李擇集賢藝文校書成均承文院
中學問精熟文章敏贍器局宏遠者各一人就
差入送不煩遊學則庶幾所見既廣所得亦多

而皆可爲國家有用之才矣
一華其人法盖前朝太祖統一三韓以土豪爲
戶長設鄕職仍使諸郡吏之子孫爲其人分番
侍衛卽古質子之意也逮至于後視爲賤隷使
之苦役甚無理也且其人番上之時或斂民布
貨或賣其田産馱載而來於是富商大賈受其
直而代其役其直六朔四十五匹此則刻民之
膏血而供京師遊手之人也大抵鄕吏姦猾
者雖多然一邑庶務與夫上供諸事漕運迎送
緊苦之務無不爲之其忍又使爲苦役乎況三

丁一子選為吏胥至于登正科躋顯仕為國將
相者固非一族亦士出於農之意也何必與賤
隷同為苦務哉若以役重非其人不可當則臣
之意以謂非其人膂力有以當之也剝民膏血
以富人代其事也富人亦以其直易薪木而供
之以其餘為利其剝民何如也今諸司外方奴
子三丁為一戸一戸五年一番上婢子則一歲
只納一匹布乞自今罷其人之法只令加定選
上奴子以三奴子代一其人之役如是則官家
之事固無不成矣若以臣之言為不可姑試數

年幸甚
一議罷分臺盖分遣臺臣本以察守令之貪暴也察民生之休戚也其為名豈不美哉其威令豈不靡然於一時哉然本國八道就設三百三十四州道各有監司首領官州各有守令教官或有少尹判官有節制處置使有鎮兵馬使萬戶千戶又有水陸察訪撿律教諭官非不多而又遣臺員豈不民少而官多乎況今之監司即所謂外憲而黜陟守令者也何必更遣臺臣以輕監司之權乎非徒監司之權輕也反與守令

同心掩覆而避分臺之舉㓰矣使分臺但舉大綱而已則不如不遺之爲愈也若至於蔎姦摘伏則其流之弊吹毛覓疵使官吏畏首畏尾不得措其手足益長小民凌上告訐之風矣近日立法之始尚有過中之弊安知異時永永無一弊乎大抵國家政令固不可柔懶以爲之而亦不可急迫以御下也漢宣帝唐宣宗皆以剛明聰察爲治而漢唐之業遂衰然則剛明聰察豈非適足爲斲喪元氣之斧斤乎伏望　殿下以寬裕爲政而勿以苛急爲貴罷近日分臺之法

遵前日行臺之規其守令不法全委監司考核而殿最之自然官吏不敢恣貪殘之習而民安其業矣

一州郡奴婢蓋外方官奴其數不等假如慶州鄉校奴婢至數百户平壤官奴亦數千户殘郡則數未盈十而貢賦賓旅之煩與他郡不甚相遠或有人吏之妻負戴於道路者誠為不均乞諸司奴婢之在殘郡且隣近者量給殘郡仍以他郡剩數官奴充給其司則庶幾勞逸均而州郡實矣

一區號白丁盖白丁或稱禾尺或稱才人或稱
韃靼其種類非一國家悶其不齒於齊民也稱
白丁以變舊號屬軍伍以開仕路然而至今遠
者五百餘年近者數百年本非我類遺俗不變
自相屯聚自相婚嫁或殺牛或丐乞或行盜賊
且前朝之時契丹来侵最先鄉導又詐爲倭形
始起於江原道蔓延于慶尚道至遣將以討平
之在今大小賊人之被捉者太半皆此類也親
戚姻黨連綿八道小則饑饉大則兵興皆可慮
也乞自今不令別作一戶皆定爲甲士侍衛鎮

軍奉廷使之一一夾居仍禁其往来他郡其獨
處山谷或自相婚娶或行宰殺或行寇賊或作
樂丐乞者京外痛禁其犯者並罪户首又三世
不犯禁者不復稱白丁而使同為編户則彼亦
自此知農桑之樂而盜賊稍息矣
一諸州判官盖張官置吏本以為民也令大州
簿書雲委使客坌集守令以一身何暇勸農事
何暇聽詞訟義倉斂散委之豪猾斯民之害不
可勝言乞於京畿水原楊州慶尚道善山星州
金海密陽全羅道光州南原等州特設判官民

生幸甚
一諸鎭置尉盖秦法每郡守以治民尉以治兵前朝於西北面設分道將軍以主兵事又有鎭將有縣尉令八道六十一道稱某州道又稱某鎭或令左右翼或自爲一鎭皆置軍兵使之團鍊以戒不虞誠良法也然守令簿書期會使客支待出納錢穀聽理詞訟勸農興學一應民事尚未能辦亦安能全心治兵以備緩急乎乞於各鎭依例置尉若未能皆置則其有判官處文武交差無判官處特令置尉

一京都四輔盖京都即所謂北漢山城也在三國之時則三國交戰之地及前朝統一本朝定都之後則以之控制四方普自四方而爭中央令在中央而制四方其形勢可知也三山鎮北大江繞南西有臨津東有龍津土地沃饒道里均適漕運所會畜牧所便在京都四面數十里之地而觀之則可知其天作之地也且石城虎踞朝市碁布宮闕嚴肅閭閻殷富誠萬世之業也但令中外列置翼鎮而京都畿内只設三鎮實為未便且富平府雖古安南之地在今日實

無所係原平府據臨津之險又可以提交河挐豐德而扼倭寇於海口也水原府本觀察置司之地前朝紅賊之南下必由乎此而四通五達之地也乞依前朝左右輔例以楊州為後輔水原為前輔廣州為左輔原平為右輔則前後左右皆有巨鎮而東南二鎮在江外西北二鎮在江內南北之勢均而京師益壯矣且京城十門東大門外皆無甕城須待豐年並築之或者以為使彼賊至於內地則國不國矣何用城為況昇平百年有何盜賊然臣以為吾東方城郭之

國也旣不能逐水草爲行國則其城郭之備不可緩也前朝顯宗之於契丹高元之於蒙古恭愍之於紅賊皆因城惡以貽無窮之耻恭愍高元之時則已矣顯宗之時豈不堂堂而有此患乎况前日中國亦有變乎倘曰州鎭有城賊不足恤則韃靼之於中國豈無長城乎倘曰疆域不與之隣勢不相及則蒙人之於燕京豈但數千里乎但無敵人之侵耳但恃吾之有備耳豈有以數千里之大國而僥倖其無事於萬一哉又安知百年無事乎此臣所以深思過慮拳拳

不已者也
一諸道置鎭盖臣竊料方今置鎭又當置者八
當减者一可併爲一鎭者二可自爲一鎭者一
如平安道慈城爲閭延茂昌虞芮賊路之衝當
自爲一鎭者也大抵諸道州郡皆設翼鎭旣非
要郡則不必各自爲一鎭黃海道長淵與豐川
康翎與甕津當各併爲一鎭者也且京畿富平
府不必置鎭處也至於平安道熈川據狄踰嶺
博川有大江三登則平壤東北路要害處咸吉
道會寧童搶舊居黃海道瑞興據岊嶺京畿水

原南路要衝原平據臨津慶尙道蔚山倭船到泊之處且有留居倭人皆當置鎭者也小臣自癸酉冬叨受 上旨考定京畿及八道地圖以此凡境內山川阨塞道路遠近一切州鎭之事靡不講究故敢陳管見至于再三伏惟睿鑑垂察

便宜十二事 親耕籍田 社稷配位 加
上尊謚 生辰稱節 御經
筵 藏國書 厚風俗 定儀制 明
户籍 實義倉 汰冗官 併小縣 ○
丁丑三月十五日
以判書雲觀事上

恭惟我 主上殿下以盛德大功光臨寶位郊

祀上帝配以 太祖又祗謁先聖設科取士開
國以来甚盛舉也此正臣子精白一心以輔至
治之時也臣以庸劣久叨侍從敢將管見仰塵
睿覽伏惟聖鑑裁擇
一親耕籍田盖古者天子諸侯皆親耕籍田有
三推九推之别焉以其供粢盛重民食不可輕
也方今郊祀上帝既行曠典伏望躬率百官親
幸東郊以行籍耕之禮將見上帝監臨宜有豐
年之祥士庶瞻仰亦知農事之為至重而樂趨
於南畝矣王趾一舉三韓聳動其事光簡策澤

及生民為如何哉
一社稷配位臣按諸司職掌 太祖高皇帝祭社稷以皇考仁祖配享趙宋亦以僖祖為不遷之位恭惟我 桓祖誕生我 太祖以濟斯民以基鴻業至於雙城之役實為內應雙城復而咸吉九城之域復九城復而精兵健卒皆為我用其功德之盛為如何哉乞依古制以 桓祖配饗國社且 大明在 太祖之時以仁祖為配 太祖之後或以 太祖配享亦未可知乞入中原問之禮官以定配位

一加上尊謚臣竊惟仲尼曰武王周公其達孝
矣乎二聖之稱達孝者武王受命周公成文武
之德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天又追王大王王
季所謂皆達孝也今我 殿下親祀上帝於南
郊配以 太祖即武王周公之達孝也今擧縟
儀誕受尊號一國臣民不勝大慶乞於夏享親
祼 太廟加上 祖聖尊謚以廣孝理如是則
庶幾允合於前聖之孝矣臣觀前朝顯宗英明
之主也加上歷代尊謚中外山川神祗亦加美
號即此意也

一生辰稱節臣聞古之帝王皆稱節日所以重
親恩宣孝治也東方則高麗成宗始以生日爲
千春節自後歷代皆有名稱至忠烈王稱壽元
節考之前史遼金氏爲遣使价来賀生辰甚盛
舉也及我本朝只稱誕日禮甚簡約固無不可
然臣觀唐史渤海大祚榮前麗舊將也暴起而
亡無足可稱而東國禮樂文物之盛只稱渤海
而三韓不與焉臣竊恥之我東方與堯並興幅
負萬里生聚之繁士馬之強百官制度之盛雖
未能别建年號獨不可襲麗舊而稱節日乎乙

一令大臣擬議施行
一御經筵臣聞古今帝王雖有聰明冠古之資博問之學必御經筵講論書史無他人主一心裁制萬機至煩且勞一日須讀一番經書以澄聖慮然後方寸虛明萬理俱備知人明而人不足與間也處事當而政不足與適也先正鄭招著決詞訟必觀經書亦此意也乞復經筵置祿官兼官如書筵之制輪日進講益勤聖學庶幾有補於顧問有光於史冊至於考制度守墳典無所不可且經筵既罷不可遽設則乞依中朝

以春坊兼翰林之例以書筵官輪次進講小臣
違離經幄猶待書筵又出書筵漸不得親依耿
光不勝犬馬之誠謹昧死以聞
一藏國書盖書籍不可不藏也前朝之時藏之
山寺至本朝始設三史庫于忠州星州全州等
官廨甚密也然臣聞所藏未必皆秘書秘書未
必皆藏甚為不可乞三史庫內不緊雜書盡令
刷出特取濬源錄及承政院議政府六曹司憲
府司諫院藝文春秋館文書擇書三件且東國
所撰諸書及諸子集州郡圖籍悉皆購求又一

件如宋史元史等冊並令傳寫以藏三庫

一厚風俗盖國家風俗不過維持三綱而已方今君臣父子之倫秩然不紊然姑比事而論之守令者民之父母也前日諭書之降本欲使民訴己寃而懲貪暴之吏也而不緊雜事無不陳訴以下凌上告訐之風大起一人之事一里化之一里之事一邑化之一邑之事一道化之以至于一國此風不可長也此風一成非一朝一夕所能革也乞自今雖自己之事不至寃抑者憲府不得受理其受理者誣告則反坐如是告

許息而貪暴亦自戢矣且奴主之分猶君臣也死亡患難不可不救平時則自有家法至於倉卒之變如前朝紅賊之時則其害不可言也今後奴婢見本主遭水火盜賊疾病死亡之患而能扶持救護者令告官放爲良人其主亡廬墓三年者亦放其役且本朝平民之女固不足論良家婦女節行可取然豈能家家皆然百年如一日乎乞今後能扶持其夫於水火盜賊疾病死亡者及年二十而寡至十年守義者旌表門閭永蠲其家丁役

一定儀制盖禮有三千三百之殊其目則吉凶軍賓嘉五者而已吉者朝廷之禮軍者兵陳之禮賓者交隣事大之禮嘉者婚姻凶者喪葬也乞以 世宗朝新撰儀注斟酌而考定之特成一代之典使朝儀陳法秩然有序不相紊亂以至三禮莫不皆然幸甚

一明戶籍盖周禮凡民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三年大比以獻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今本朝戶口之法不明江原黃海平安道多以一丁為一戶慶尚全羅道及咸吉道六鎮或有數十

人為一戶而京畿忠清道不至甚濫江原黃海山郡之民流亡失業以一戶供前日數戶之役日以彫弊慶尚全羅沿海之郡豪猾之家外為一門内置數家如或刷之乘船入海至有奴毆本主者平時則富者免而貧者常代其勞軍興則素不繫籍必皆逃竄俱不可也乞今後京都漢城府外方八道申明戶口之法不論尊卑老少男女皆置戶口無者科罪其士族率居奴婢及平民與父母同居者外每三丁為一戶而三年一考之漏一丁者五家及監考管領悉徙北

邊漏一家者並罪守令及兵房吏仍許人陳告以犯人田産充賞又使入仕與訴寃者皆先考戸口如是則無一人以國民而漏籍無一兵以單丁而立役良人盡出而軍額足逋逃出而盜賊息公賤出而官府足私賤出而士大夫足至於市井之徒皆著于籍以爲石擲軍以習戰陳之事

一實義倉盖國家来穀所需曰上供曰祿俸曰軍資曰義倉近年義倉所貸三次蠲減自是民受倉粟希望舊例多不還納日益耗損誠可寒

心臣竊惟愚民得穀不知撙節以供朝夕儲畜以備凶荒故先王始制義倉義倉即民之府庫也年雖不至於饑夏月粮種唯義倉是仰今聞慶尚一道之饑欲賑無穀必將假借軍資軍資用之於軍旅義倉用之於凶荒皆不可不重也義倉既竭又將軍資而並用則國家之蓄無多矣臣於前夏仰陳補添義倉之策得蒙俞允即令該曹措置然其後該曹未聞有設施之事而近日慶尚之饑有假貸軍資之議故敢此再陳伏惟垂察更令該曹特加布置

一汰冗官盖官冗不可不汰也然立法定制當熟究利病將期百年無弊不可一時草草為之當今之計先取續典以後條章撰新典新典既成合元典續典謄錄新典等四書而參考之作六典大成仍定官制官制定時酌百官職事孰為可汰孰不可汰而增減之如是則新典成而近年條章有所去就六典大成而前後法度有所歸一官制定而百官有所遵守而冗官亦以汰矣

一併小縣盖小縣似可皆合也然自古至今中

原與東國皆錯設州府郡縣所以大以統小小以承大大小相維之意也以體勢言之則郡縣不可皆小以民事言之則不可皆大須間設大州以壯其勢又設小邑以便民事然後可也今日路傍殘邑弁其太甚者則可矣若倒以小縣合大州或以小縣併小縣而為大州則臣未見其可也古人因山川要害道路遠近列置郡縣三韓之地揔三百餘州是不可過當加減也況郡大則民衆民衆則事煩守令疲於簿書一邑民事付之於吏付之吏手則民之受弊不可勝

言臣愚以為郡縣之過大者割置別邑其甚小
小縣併之於大安有大邑不可閒而小邑例合
於大哉為今之計先定京城及八道地圖地誌
當考圖籍之時察其山川要害道路遠近人物
繁簡或小以併於大大以分為二去其已甚但
今日決意行之者有二焉越境之地無遺改正
犬牙相入亦略審定如是則郡縣之制不紊而
民亦不擾矣臣竊惟孔子曰既庶且富又敎之
又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此三者不可去一也
今臣所陳戶籍明則既庶而足兵矣義倉實則

既富而足食矣教之而民信則風俗自歸於厚矣然教之之本則又在於御經筵日新又新之如何耳

便宜四事 大行屯田義倉收息議撿按奉朝請區處銃筒衛加定番上軍士習技習防牌○丁丑十月二十二日以訓鍊觀事上

臣聞自古人主設官分職以代天工興禮樂導民為善制刑罰禁民為惡然所先務不過足食足兵二者而已足食則養民之生足兵則除民之害不可以偏廢也近年以來禾穀不登加之以屢饑逋欠義倉不實軍資亦耗補添之策不

可不慮然皆以各司徵贖之物外方魚盐所易可以充數俱不可也莫若大行屯田之法州郡閑曠如黃海咸吉道流徙如江原平安道可耕之地甚多又京畿下三道豪猾之家廣占良田或互相陳荒或代人佃作如此田地隨宜請借官給粮種民出牛具千户之州耕五十石百户之縣耕五石一日耕之一日播種三日除草二日收穫一日打取如是五年而止則借民力一年不過七日而為生民無窮之利豈不樂赴於事哉況以佚道使之雖勞何恤哉其守令及監

考勸農特加勸懲又出田民户或除雜役或授散官且宋之青苗即本國之長利法也宋人常欲行於天下則不可初暫試於陝西則有益焉乞自明年義倉賑貸依私家長利例收息亦限五年而止

一汰冗官所以汰冗食也然今檢校奉朝請之臣或有氣力未盡衰者古人云人惟求舊乞今後不甚衰耗猶足治事者優帶京官降授外任若勤謹職事則復除京官或年齒已暮不堪吏治或自恃官高不親民政則永棄不用如是則

國家待老臣終始有道矣宋朝罷相例食祠祿亦此意也茲法之行朝中士夫桑榆稍晩則咸有失職之虞恐非太平盛事寧減羣臣祿科寧授其人行職勿遽棄老德姑試外寄使得食祿

一臣聞士卒貴於精鍊宿衛不可單弱本朝銃筒衛步兵中最號精強今遽罷遣臣竊惑焉乞因舊制改衛稱軍使七品去官給月俸六斗如是則不至於驕惰難制而步兵無不精矣若既以革之不可復立則令該曹取所願分屬京外騎步兵苟使數千精兵付籍與否任其所爲則

何責以守令之漏丁乎又臣前日在大將幕下見入直甲士不過七八十人闕內把門猶且不足甚爲虛踈乞自今甲士每番上須定一千人每入直不下二百人如以祿科爲難則三朔遞番略給月俸

一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鍊往者擇六十日就訓鍊觀習杖其時有一人壯健而不習杖一人矮弱而習杖二人相鬪不習者敗以此觀之習杖之有益也明甚且防牌即陳書所謂彭排列居外面者也往時亦於訓鍊觀習訓之今

則專不肄習臣意以為初不試弓矢擊刺之法而補軍額後又以昇平無事而不習萬一猝至有變而後蒼黃鍊閱豈不誤事乎自今上項人等令依舊鍊習大抵臣子之進言為難而君上之聽言為甚難聽言固難而用其言為尤難伏望聖慈恕臣狂僭特垂睿覽且臣當 殿下即位之初首疏君道之要其冬差往平安道審定地圖迴還進備禦事宜前年春又陳便宜二十四事皆蒙優納悉令大臣擬議但至今未知區處夙夜顒望伏乞更留聖慮不勝幸甚

衛部形名 戊寅十月初十日以行上護軍上

臣竊觀五衛各有五部各部皆有四統而諸衛中部之旗皆黃諸部步戰之旗皆青無他認識若按列不動則可考而知或離合變陳之時則不知某衛之中部某部之戰統他皆類此乞令後中衛中部黃衿黃旗中部步戰統黃衿青旗以此例之前赤後黑左青右白部從本衛統從本部之色仍令圖畫陳說初面就施五彩使之預考於平日則雖愚者必不迷於部伍指揮之間矣然旗麾不可少亦不可多少則部伍紛雜

無以統領多則拘於應變莫知端倪旅帥隊正之旗猶或可議伍長之旗則耳目所及形聲相接請須除之

請建弘文館 癸未五月二十日以行僉知中樞院事上

臣竊觀歷代書籍或藏於名山或藏於秘閣所以備遺失而傳永久也前朝肅宗始藏經籍其圖書之文一曰高麗國十四葉辛巳歲御藏書大宋建中靖國元年大遼乾統元年一曰高麗國御藏書自肅宗朝至今三百六十三年印文如昨文獻可考今內藏萬卷書多其時所藏而

傳之者乞令藏書後面圖書稱朝鮮國第六代
癸未歲御藏書本朝九年　大明天順七年以
眞字書之前面圖書稱朝鮮國御藏書以篆字
書之遍着諸冊昭示萬世或依新羅及前朝盛
時例別建年號以為標識臣又竊觀君上御筆
與雲漢同其昭回與奎璧同其燦爛萬世臣子
所當尊閣而寶藏者也宋朝聖製例皆建閣以
藏之設官以掌之太宗曰龍圖閣眞宗曰天章
閣仁宗曰寶文閣神宗曰顯謨閣哲宗曰徽猷
閣高宗曰煥章閣孝宗曰華文閣皆置學士直

學士待制直閣等官乞令臣等賡進 御製詩文奉安于麟趾堂東別室名曰崇文殿又諸書所藏內閣名曰弘文館皆置大提學提學直提學直殿等官堂上以他官帶之郞廳以藝文祿官兼差俾掌出納

請罷防納 甲申五月二十八日以同知中樞院事上

臣竊觀歷代取民之制戰國有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唐有租庸調之制至我 大明有兩稅之法本朝取民如一家田稅所出十分之四而雜稅居十之六所謂雜稅者即諸色貢物代納者

也今戶曹掌一國財賦而不察某州某物代納又不審代納收利凡幾石皆借富商爲之其取之也多踰定制且幹事人之用財全無節制臣反覆思之取民之制不可輕也足國之術不可緩也舉一國財賦之半付之商賈之手而旣不考其徵斂又不考其用度可乎乞依漢家均輸之法前朝三司之職議置三司兼轉運司領三司一人正一品以政府領之判三司一人從一品以他官兼之左右使各一人正二品左使以戶曹判書兼之右使以他官兼之左右尹各一

入從三品左右丞各一人正七品皆以西班兼
之於是分左右司左司以京中富商右司開城
府富商皆錄其籍代納之物亦皆置簿使之代
納慶尚黃海道屬左司全羅忠清道屬右司假
使以綿布三匹得黃金一錢代納者給價九匹
以六匹自用以三匹納官遂令州郡自斂以給
其黃金一錢使民吹鍊之則其費無慮數百匹
矣左司所收限十年各道義倉補添十年以後
京倉軍需補添右司所收七分屬刋經之費一
分屬典校署一分屬歸厚所一分屬軍器監以

備平安道江邊軍士之無衣者其一物之納一石之收皆令三司知之若不經三司則京外官吏與代納之人俱以制書有違律論仍籍沒代納人財産一半給賞告者以防橫歛以收利權

請殿講兼講史學甲申六月二十七日以同知中樞院事上

臣竊惟經以載道史以記事非經無以澄出治之源非史無以考理亂之迹一經一史不可以偏廢也恭惟我　主上殿下以武功定內亂以文教致太平每月朔望將召成均學徒藝文詞臣親賜講論豈不與漢明之執經問難唐宗之

討論文籍同一盛心也哉今成均儒生則學官
日講程會月講春秋都會三年大比若師儒得
人則固可以作成人材矣但須精擇藝文兼官
二十人因其所長分爲理學史學二業定置治
周易易學啓蒙性理大全者五人胡傳春秋左
傳春秋史記前漢者五人通鑑綱目續編綱目
宋元節要者五人三國史記東國史略高麗全
史者五人五人之中三四品得一人五六品二
人參外二人皆兼治四書詩書禮記至殿講日
一學例講二三人以此初一日講一人十五日

講十人三朔內三度不通者左還本職三度通者特加一資予以論性理之學予以講古今事跡經史兩學各置都提調二人提調三人常加考察仍令侍講不勝幸甚

訥齋集卷之二

梁訥齋集
一